

俄罗斯“丝绸之路探险”文物展览考察综述

苗祥瑞 潘 晶

摘要 2008 岁末 ,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国馆举办了名为“千佛洞”的大型展览 ,展出了黑水城西夏文物、敦煌千佛洞文物等从中国掠夺的古代壁画、雕塑、佛像、经卷、文献等重要文物数百件 ,规模空前 ,其中部分来自吐鲁番、和田和库车等地的文物是第一次公开展示。

关键词 : 俄国 ; 中国古代文物 ; 掠夺 ; 展览

中图分类号 : K87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3-6962(2009)05-0111-06

2008 岁末 ,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三楼东方文化展厅的中国馆在经历了近一年的封闭式装修后 ,351、359 ~ 367 等十个展厅又重新对外开放 ,推出了用“千佛洞”命名的大型展览 ,以献给俄罗斯亚洲博物

馆(现名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迹研究所)成立 190 周年。该展览系统展出了自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 ,沙皇俄国在中国北方丝绸之路沿线进行的数次探险活动所掠夺的部分文物 ;另外还有一部分二战结束后从德



图一 《发愿图》

吐鲁番 , 柏孜克里克 , 11 世纪 , 现编号 : NHB, No TY - 775。



图二 《画家像》壁画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9~10世纪,现编号:NHB. No TY-920。



图三 《跋折罗手印》泥塑

焉耆,锡克沁,6~7世纪,现编号:NHB. No IIIIII-584。

国柏林原人类学博物馆搬运来的新疆等地文物,以及沙皇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特洛夫斯基于1882~1902年在和田地区收集的藏品等几个批次的文物。

本次展览规模空前,共展出壁画、雕塑、佛像、经卷、各类文献等数百件文物,还包括奥登堡等人的日记、考察时临摹的壁画、描绘的地图及敦煌千佛洞石窟外观图等相关文物。这些文物分别被编为数个不同的编号,是近年来俄国学者对我国古代西域文物进行研究和修复的成果汇报展。

展厅门外的墙上挂着展览的前言和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奥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的肖像,此二人是沙俄在中亚及东亚地区数次探险活动的主要成员,先后参与了多起针对中国北部地区的文物掠夺和盗掘活动,其中尤以科兹洛夫盗掘的黑水城西夏文物和奥登堡劫掠的敦煌千佛洞文物最为著名。

首先进入的359厅是个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长方型展厅,里面的展品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展出1909~1910年,由俄罗斯科学院奥登堡率队的

第一次突厥斯坦探险队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等石窟劫掠的文物,包括壁画、雕塑以及中文、梵文、维吾尔文等各种文字的经卷和文献等。壁画和雕塑等文物用 NHB. TY- 加数码编号,文献部分为 SI- 加数码编号。其中编号为 NHB. TY-776 的《五台山文殊图》壁画最为精彩,壁画主体残高约260、宽约400厘米,场面宏大,构图严谨,色彩艳丽,图中人物形象饱满,服饰华丽。画面正中的文殊菩萨手执如意,坐于狮身莲花宝座上;狮子四蹄踩四莲花,回首前行状;驭狮人位于右侧,双手执缰,怒目圆睁,神情庄重;善财童子上身半裸,绕带,下身着裙,立于画面左前方;其余人等皆围绕文殊菩萨站立于流云之上,画面中九个人物形成紧凑的团块关系,衬托出中心菩萨主像;背景为五台山风景,山间寺庙高耸、祥云朵朵,神气十足,令人叹为观止。该壁画来自吐鲁番柏孜克里克,时间为11世纪。另有编号为 NHB. TY-920 的一小块壁画尤为引人注目(图二),画面是一个手拿毛笔的汉族人物胸像,此人头戴幞头,身着金色华丽服饰,应该是个等级较高的画家形

象。据杜金(С. М. Дудин)记载:“此像当时位于柏孜克里克 42 号窟墙壁的靠下部分,原本为全身站像,站在众多供养人之间,用来装点墙面,他和其他供养人一样,好像要从下面升起来。”

第二部分陈列着 1906 年由别列佐夫斯基(М. М. Березовский)带领的东亚和中亚地区考古发掘队在库车、焉耆等地区所劫掠的文物。其中壁画数量相当多,此外还有大量汉语、梵语、维吾尔语及其它语言的文书以及佛经、佛像等文物。文献部分全部用 SI- 编号,其它文物来自库车的用 NHB. KY- 编号,来自焉耆的用 NHB. III- 编号。另有若干张当时俄国探险队临摹的壁画,用 NHB. 3K-V- 编号。其中 NHB. 3K-V-743 的速写本上临摹了一张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局部,内容为印度佛本生故事中神龟救人过河的故事。当时俄国探险队可能没有弄清楚这幅壁画的具体内容,只是用水彩颜料临摹了一张。别列佐夫斯基(Н. М. Березовский)在速写本上明确写下了:“壁画上画的什么?库车地区,1906 年”。之后不久,这幅壁画就被闻风赶来的德国皇家普鲁士考察队盗割并运往柏林。1945 年二战结束后,这幅壁画又和其他文物一起辗转来到前苏联(此幅壁画现在 365 厅中陈列展出,编号为 NHB. ВД-628)。

第三部分是沙俄驻喀什领事彼特洛夫斯基(Н. Ф. Петровский)于 1882~1902 年在和田地区为中心收集的总数超过三千件的各类文物。包括和阗语、萨卡语、吐火罗语和梵语等各种语言的文书、佛经以及佛像、铜器、玉器、雕塑和翻制佛像的模具等等。文献部分仍以 SI- 编号,其余部分主要以 NH



图五 《天人像》泥塑

库车, 6 世纪, 现编号: NHB. № KY - 226。



图四 《供养人》壁画

焉耆, 锡克沁, 9~10 世纪, 现编号: NHB. № III- 801。



图六 《印刷版》陶

和田, 4~6 世纪, 现编号: NHB. № Га - 2564。



图七 《盗掘过后的“著名的苏布尔干”》照片
黑水城, 1909年。



图九 《番汉和时掌中珠》字典局部
黑水城, 现编号: Tarr. - 13/1。



图八 《双头佛像》泥塑
黑水城, 现编号: NHB. No X-2296。

В. ГА-编号。这部分藏品由于收集时间较长,且文物本身牵涉的时间跨度也很长,从公元1至2世纪一直跨越到10世纪,所以编号情况较为混乱,部分物品没有标明来源、收集者或者断代等相关信息,有的标签上的编号和文物上的早期临时编号不符。这部分展品延续到相邻的351厅。

出351厅通过走廊进入367厅,这里展出了1914年由奥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带队的第二次突厥斯坦探险队在敦煌绘制的千佛洞外观图和临摹的一些敦煌壁画。这次探险活动所劫掠的敦煌文物在后面的362、361厅展示。

366、365两个展厅全部陈列着德国人格伦威德尔(A·Grönwedel)和勒考克(A·Lecoq)从丝绸之路沿线的吐鲁番、焉耆和库车等地劫掠的文物。这里展出了大大小小共32块壁画,包括各种佛经故事和供养人像。统一用ННВ. ВД-加数字编号。这批文物原藏德国柏林的人类学博物馆(现名印度艺术博物馆),二战以后又辗转来到前苏联,现存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此部分文物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展厅的说明写得很含糊,只说原来有大量的壁画、文书、雕塑、绘画和文物残片等,有一部分被前苏联所获。单从这32块壁画来看,数字最大的编号为ННВ. ВД-908,也就是说这批文物至少也有千件之多。而且,前苏联拉回的肯定是德国藏品中的精品。这部分壁画品相相对较高,保护得也比较完整,色彩依旧鲜艳无比。

364、363两个大厅全部陈列着1907~1909年由科兹洛夫带领的蒙古——四川探险队劫掠的大量文物。其中最主要部分是黑水城所藏的西夏文物,包括大量的西夏文经典以及汉语、维吾尔、蒙古语、波斯语的佛经和官方文书以及民间书信等珍贵文物,这部分文献有Танг.-Ф.-Дх.-Хт-等编号,其他文物用ННВ. Х-编号。

364厅墙上挂着两张放大的老照片,其一是当时沙俄探险队拍摄的黑水城外景照片;另一幅是刚被侵略者的魔爪蹂躏过的“著名的苏布尔干”(图七)(指1909年科兹洛夫在黑水城发现的藏有大量西夏文物的佛塔)的照片,废墟上面并排摆放着20余件刚刚盗挖出来的残损雕像。

363厅中陈列着大量佛教题材的壁画、帛画、纸本绘画以及西夏文、汉文、藏文等典籍,其中西夏文典籍占绝大多数,包括《孝经》、《论语》、《文海》、《新集锦合辞》、司马光的《古文孝经指解》、教科书《掌中金》、《孙子兵法》、《五声切韵》等西夏文译本以及《贞观政要》、《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西夏文法典,其中价值最高的



图十一 《菩萨头像》泥塑

敦煌,8世纪,现编号:ННВ. № ДХ-015



图十 《神兽》泥塑

敦煌,8世纪,现编号:ННВ. № ДХ-002



图十二 《供养人》纸本绘画

敦煌, 10 世纪, 现编号: NHB. No DX-242。

恐怕要数编号为 TаHГ. - 13/1 的汉语和西夏语对照字典《番汉和时掌中珠》(图九)了,这是目前已知的最为系统的西夏语和汉语对照词典。其次是汉文典籍,包括木版印刷的汉语《外日用经》残片以及大量的佛经和官私文书等;另有少量藏语、蒙语文献资料。这里展出的西夏文典籍种类之多,内容之丰富,保存之完整,系统化之强,恐怕让全世界的西夏学者都为之震撼。大厅中央的展柜中陈列着来自黑水城的两件雕塑,其中之一就是编号 NHB. X-2296 的泥塑彩绘双头佛像(图八),像高约 60 厘米,优美生动,比例适度,有唐代遗风,为世上稀有。

再往前 362 和 361 两个大厅内的展品是前面提过的敦煌文物。大厅中央的玻璃展柜中陈列着编号分别为 NHB. DX-001 和 NHB. DX-002(图十)的两件泥塑神兽。根据奥登堡考察记录,这两尊高约 1 米的塑像出自莫高窟初唐时期 321 洞窟主龕的两侧。因为这两件护法兽和中国传统的镇墓兽或麒麟等神兽造型区别较大,所以更显得与众不同。雕塑采用写实手法,没有刻意夸大头部,却着重塑造了神兽威严神煞的表情特征;身体则运用紧张暴突的肌肉团块象征着神兽的

无穷力量。展柜中的泥塑佛像和菩萨头像均为精品之作,编号为 NHB. DX-015(图十一)的唐代菩萨头像尤为精彩,菩萨面容圆润饱满,雍容华贵;发饰简洁优美,与众不同,具有典型的盛唐风格。除了雕塑、壁画以外还有大量的佛经、文书和档案等文献资料以及绢本、纸本的佛教画像等,堪称件件精品,具有较高的史学与美学价值,这里的文献部分采用 SI-、Φ-、DX- 等多种编号。

结尾的 360 厅陈列着沙俄从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数次劫掠中获得的各种蒙语、藏语、突厥语和维吾尔语等文献及经卷、佛像等文物,编号和归类情况最为杂乱。仅文献部分就可看到 SI-、SI-TД、A-、B-、C-、D-、F-、K-、N-、Q-、KCB-、Tib- 等诸多编号,足可见其藏量之大。

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本次展览除了敦煌和黑水城的展品大部分曾被各国学者介绍过以外,吐鲁番、和田、库车等地的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第一次公开展览。笔者经十数次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并科兹洛夫故居博物馆现场考察、记录、对比,最终成此短文,欲窥俄罗斯藏中国文物之一斑,谨供大家参考。